周易集義

周易集義卷三

溧陽强

吳興劉承幹校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程子曰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也卦外剛中虛頤口之象中一剛爻爲頤中有物必齧之則得合故爲噬嗑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閒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者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閒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

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用察獄也李氏曰天地生物有爲造物之梗者必用雷電擊搏之聖人治天下有爲民之梗者必用刑獄斷制之故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程子曰有物閒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剛柔相閒分而不雜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下震上離動而明也雷震電耀相須並見合

而章也明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治獄之宜也來氏曰噬嗑與賁相反以賁視噬嗑則離自下而上故曰柔得中而上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朱子曰雷電當作電雷

程子曰電明而雷威先王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徐氏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勑法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

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王氏曰屨校施械于足也滅掩也沒也械其足見械而不見足也朱子曰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刑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程子曰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王氏曰大臠无骨曰膚滅鼻者捧大臠而噬上滅其鼻而不見朱子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易治亦不免于傷沒其鼻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趙氏曰初以柔居柔而且乘剛故最易噬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朱子曰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

程子曰六三處不當位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于

口是可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其間而嗑之雖强梗難服然用刑非不當也故雖小吝非有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子曰六三以陰居陽處不當位故治人難服而反遇毒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朱子曰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楊氏曰九四以全卦言之則爲間者以爻言則以剛明之才居近君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

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

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故云噬乾胏至堅而得金
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爲得剛直之道剛而明
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
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
貞也在噬嗑四爲最善邱氏曰卦惟四五二爻能盡
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利用之言獨歸之五而
他爻不與焉爻以四之剛爲主吉之言獨歸之四而
他爻止謂之无咎蓋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
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剛柔迭用威愛兼施治獄
之道得矣愚按强梗爲間非剛明之才无以決之故

爲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獄者民命所繫四不得中恐恃其剛明而无哀矜惻怛之意其失必多矣故利在深思治獄之艱而愼守惟艮之正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也如是乃可得吉用獄可不愼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程子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朱子曰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谷氏曰四先艱而後貞者先以艱難存心

而後出入罔不得正此獄未成之前詳審之法人臣以執法爲道也五先貞而後厲者雖出入无不得正而猶以危厲惕其心此獄旣成之後欽恤之仁人君好生之德也愚按五以柔中居尊位得四之剛明爲助雖爲治獄之主第于三公參聽之餘視獄詞之成其勢易也然猶必貞厲而後无咎蓋民命所關不容不多懼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趙氏曰釋象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也六五以柔用獄行以貞厲其无咎者得用獄

之當者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朱子曰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象也邵氏曰何校械其首械大而耳沒也

彖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程子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以至于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滅傷其耳誡聽之不明也愚按人之爲惡必有諫阻之者使聰聽而改行何至自干大戾惟其聾暗不悟乃怙惡以致罪豈非聰不明之咎乎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朱子曰賁飾也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王氏曰從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加飾之則可亨故曰賁亨然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小利有攸往小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來氏曰噬嗑轉而爲賁則賁之離自噬嗑外卦而來故曰柔來而文剛賁之艮自噬嗑下卦而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何氏曰剛爲質柔爲文柔而文剛是本先立矣而文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剛爲文也分剛晝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不然无質之文非文已故曰小利有攸往程子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胡氏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

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曰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火在下庶類咸被其光明賁飾之象也君子以之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何氏曰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緣飾以沒其情民且有含冤者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鍜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子曰初九以陽剛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徒行衆人之所羞君子以爲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朱子曰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愚按賁者尙文之會也初九以陽剛居下尙質者也道與時違義不苟

進故甯守其質樸之素安步以當車其舍也其義也

即其賁也

六二賁其須

程子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

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

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

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

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愚按剛爲質柔爲文六

二雖爲文之主文不附質焉得爲文故二之待三而

動猶須之文頤必待頤動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沈氏曰上无正應而從三故曰與上興與賁從陽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何氏曰以一剛介二柔之間賁之盛者也曰濡如者

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彩鮮澤也然受物之

飾恐爲物溺故戒之曰永貞吉長守其陽剛之正而

不爲陰柔所溺則不至以文滅質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

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愚按三以陽剛居下卦

離明之上一陽而二陰文之彬彬乎質有其文矣然文以稱乎質爲正使溺於文而掩其質是見陵於文而失其正也從來偏於質樸者不見陵於文而文常不足好尙儀文者始雖彬雅可觀終必文勝而陵其質甚矣永貞之難也故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俞氏曰鬈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曰商人尙白戎事乘翰鄭注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文反乎質故其象如此梁氏曰初之舍車爲其在下而无所乘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

質素則馬亦白也愚按四與初爲正應婚媾也九三相比而閒之是寇也雖三之志匪爲寇而阻其婚媾之正則爲寇矣然四之志在正應純潔无僞誰能閒之始雖疑而終必合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曰四與初遠而三介其閒是所當之位爲可疑也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何氏曰比于上九剛陽之賢受賁于上九者也邱園指上九陽剛而處外乃賢人隱于邱園之象據彖云

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者爻所謂賁于邱園猶
曰受賁飾于邱園也束帛戔戔其儀文雖薄然終與
上合志而吉愚按五柔中履尊賁之主也下无應與
而上比于文柔之剛得止之義將以救文勝之弊者
也邱園指上戔戔淺小之義上陽剛而處外乃賢人
隱于邱園之象五欲求賁于上而僅以戔戔束帛將
其意儀文之薄似不足以致高賢吝道也然上九陽
剛止體正欲節其文以存質者五之簡樸適合其意
相與敦本尚實以成賁道之中故終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方氏曰於文勝之時而爲邱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非自喜也爲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熊氏曰白賁云者終歸于无所飾也賁之取義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于質王氏曰上以陽剛爲成卦之主艮止之極當賁道之終止文之流于終終則返而質矣故賁道成而无弊故无咎龔氏曰賁之爲言飾也謂飾以文華也然以六爻考之惟三之賁如濡如乃賁飾之盛而即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于文也如是則古人之所賁

者未始事文華也亦務其本實而已本實既立文華
不外爲徒事文華不務本實非古人所謂賁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項氏曰白本非所以爲文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
則白固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
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上
得志也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
之志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故言无咎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于陽之時衆小人剝喪于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惟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愚按卦僅一陽孤立于羣陰之表不往則尚留碩果往則立消故當順時而止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陳氏曰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者君子之去小人名正言順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故曰決小人之害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故曰

變一字之閒君子小人之情狀皎然矣程子曰卦有
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存心消息
盈虛之理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
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
天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高于地而附于地君尊于民而附于民地厚故能
載山民厚故能載君民之命在君而上之宅在下爲
人上者能知厚下乃所以自安自不忍剝民以自奉
雖當摧殘剝削之餘亦不敢忘厚下之意矣民惟邦

本本固邦甯剝之象可不深玩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程子曰陰子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于身也剝于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于貞正凶之道也愚按蔑者藐忽之意初爲卦本陰自下進藐視乎陽以消其貞正也夫貞者事之幹也元之根也今陰之自下剝陽者盡其幹而蝕其根其視陽之貞蔑如矣事无自而立元无自而生故曰蔑貞凶孰甚焉初二去陽尤遠故皆曰蔑貞魏晉之清談王呂之新法任私意而黜正人悍然不

願皆蔑貞也今之漢學尙考證而輕義理得不謂之蔑貞乎吁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虞氏曰先從下剝漸及于上故曰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程子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榦也崔氏曰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梐也愚按六二雖居中而當剝陽之時亦遠于陽而雜于羣陰之中進而漸上侵剝益深其不知有貞猶初也故凶亦如之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崔氏曰未有與者至三則應陽故二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

王氏曰與上爲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无咎愚按剝之者上下之陰其剝之也三處羣陰之中而獨與上之孤陽爲應羣陰所不容而剝之者也當剝之時志從于正雖其勢孤弱不免見剝于羣陰然身雖見剝而其義自无咎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氏曰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于陽則失上下也愚按謂之无咎者于處剝之道爲无咎所以勸也

自其後而觀之十常侍與呂强果孰凶孰无咎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

程子曰陰長已甚陽剝而貞道以消故不復言蔑貞直言凶也

象曰牀剝以膚切近災也

程子曰剝及其膚身垂于亡切近于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程子曰剝及君位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于在上之陽如宮人則

无不利也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于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剥之善下无剥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慁按四已剥膚之災至于五則不忍盡其辭矣顧易之取象變動不居以六五爲羣陰之主而比于上之陽也故别取宫人之象魚陰物君能率羣陰以順承乎陽如貫魚之有序以次承寵而无妒爭侵害之意何不利之有斯象也惟于此事爲利不可以君道言也若小人能率其類以順從君子義亦相通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程子曰六五若能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于陽則終无過尤也于剝之將極特發此義聖人勸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程子曰諸陽剝削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閒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

盡于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當思治以衆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其載之象若小人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胡氏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之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碩果專以象言得輿剝廬兼占而言上之藉下以安者牀也下之藉上以安者廬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

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程子曰正道剝極則人思治故陽剛之君子爲民所承載也朱子曰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令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愚按剝極之時君子亦剝落殆盡其碩果僅存者尤爲民所宗仰恨不頂戴之故曰民所載也小人則惟知逞其私不顧其後雖明知大厦之將傾卽己亦无所庇廕而終不知悔故曰終不可用也取象之妙所謂罕譬而諭也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朱子曰復陽生于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積成一陽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愚按陽復于下動而浸長有亨盛之理焉剛反于內爲入陽長向外爲出致一无雜羣陰順從故无疾也陽以陽爲朋一陽初生其力尚微必陽來漸盛乃能成生物之功故以朋來爲无咎也反復其道謂消長循環之道七日來復自姤陽始消七變而陽來

復也自此以往陽日進而陰日退小人道消而君子
道長故利有攸往也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
朱子曰剛反則亨潘氏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
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不以順也
程子曰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
咎也其道反覆往來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
是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于下乃

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陽始復而甚微未能出而奮也當安靜養之以俟其長先王順天之道當至日陽之始生閉關以息民端拱以省事守約存誠所以立其本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言至日自至日爲始耳能盡乎一冬則養加厚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子曰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最先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柢抵也无祇悔不至於悔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子曰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无他也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

休者依而安止之意六二柔而得中最近於初初陽復於仁二依而下之不勞而復是以吉也蓋學莫便於近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屈意而親之曰下初不遠以修身仁人也二依而下之亦安止而復於仁故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自固者也復

貴安固頻復頻失是理欲交戰而未知勝負之所在
亦可危矣然雖頻失而能頻復其本心未昧尚不至
從欲以害理勝於迷復者遠矣故雖危厲而无咎此
亦聖人開還善之途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復而不能保其不失所以危也然復善之義要无
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就五陰而言四適處其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
而獨能從善之象先儒以剝之三有无咎之文而此

獨无之遂疑四居羣陰之間初陽甚微不足相援未能无咎竊謂此未合卦之時也夫復之時與剝之三應將盡之陽勢難有濟然且有无咎之義豈復之四應方長之陽反慮其不克濟而有咎乎且復以復善爲義其无咎有不待言者獨立不羣卓然信道有志者事竟成非如剝之六三必特著无咎之義以示勸也易中不著占辭者甚多豈皆可疑其有咎乎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道之志獨專也

六五敦復无悔

敦厚也六五以坤德居中健雖不足厚則有餘復主初陽相比相應者復之易遠而非應者復之難五雖遠於初而有中德能敦篤於復者其遠於初也疑若有悔能敦於復又何悔乎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省察也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以中道自考察而敦篤於復善乃篤信好學以自成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无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迷不復善則動皆過失无施而可行師而下皆失而不復之象是亦可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動而徇物妄行必至喪失其天君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人君居上馭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是反君之道也凡人迷於復者孰非反道而凶者乎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者誠也以卦德言之動而健也以卦畫言之剛來而爲主於內也初剛之來天命之正也故謂之无妄而二三兩陰爻繼之則有匪正之象程子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也愚按人秉天命之實理以生其初皆无妄也而後起之緣相引則入于妄而不自知蓋有是性卽有是情性无妄也而情則或隨物而遷苟往而不知復則日入於妄矣惟知无妄之不可往率其初稟之實理動以天而不爲人欲所牽則大亨以正能全其天命者也若爲後起之緣所引

而匪正而動則必違天而有眚以此而往人心日危道心日微豈有利哉彖辭據卦畫而言故爻辭亦初吉而二三皆有戒辭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來氏云无妄與大畜相反无妄內卦之震乃大畜外卦之艮之所爲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愚按震以初爻爲主剛來而爲主於內如人稟天之實理以生无妄之義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則不失

其實理之正故其道大亨以正乃率其天命之性而
无妄者也顧人之生也固禀天命之實理而氣拘物
蔽或爲情欲所牽則失其正矣正如震之三爻初剛
雖爲主而二三之柔亦參列焉苟不能主乎初剛而
移於二三之柔則匪正矣不早辨其匪正以力復其
初之无妄是无妄之往也將何之矣惟入於妄耳違
乎天命之正者天所不佑將何以行之哉此孔子之
言性與天道而子思中庸之義所本者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固已物物與以无妄矣但天道

默運其本難窺若夫雷行震動之際洪纖高下生理
物發所謂誠之不可揜者也先王體天之實理以爲
治天有是時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
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所謂惟天下至誠能盡
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无
妄孟子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此而
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匪
正者也以无妄之道而往何吉如之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之於物无不能動所往必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王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有代之於先者也初九爲震之主以其不妄之誠創非常之義二柔得位而居中雖與震爲體而動不自己靜聽以收其成則往而利言則者戒占者之勿效人動而亦動也无妄之爲非誠信於己者不可躬任其事自初而外皆以安靜爲得不然則雖合義守貞而固非其正也愚按初九爲无妄之主一陽動於初純乎理而无欲者也

六二以陰動於継不免參於人欲之私矣幸而居中應五倘可不至妄動然苟有私意作爲於其間則將流於妄而不利有攸往矣夫陽有造作之才陰以順承爲美二乘初之剛應五之健惟當守約不自造作以承順乎陽則利有攸往若耕穫菑畬是妄自造作以求富而順陽之志不專卽匪正矣故必不耕穫不菑畬專以順陽爲志絕計功謀利之私守擇善固執之正則无入而不自得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猶言不營私未富者其功利之私意未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无妄而災者災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六三以陰居陽當震動之上不及二之中正又應過剛之上九故有无故致災之象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就此事而論雖爲无妄之災而六三不居自處亦有未盡善者乎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之災信无妄矣惟君子不敢自恃其无妄而疏於防檢設有非意之災雖反己无怍亦謹身安命不敢妄生怨尤也

九四可貞无咎

四剛陽而居乾體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愚按初九之无妄本乎天眞純一而无二无雜其往也動以天者也九四處上卦之下乘二陰之上而以剛陽革震動之陰如人知妄念之非而轉念復歸於正當擇善而固執之以存其誠自可貞固守之而无咎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者人之性也非外鑠我者我固有之也人能因其發念之正而遂貞之以復其初則得其固有之性矣

故曰可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卦以陽剛爲无妄以陰柔爲匪正故初九最吉二三陰爻皆有戒辭九四與初九同德相應以陽剛革陰柔爲可貞而五上則皆以應陰爲累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者也而下應乎陰故不免有疾然所應亦中仍不失其无妄之疾无妄本无致疾之道然六氣運行或順或逆疾疾之來聖賢不免但當審其致疾之由益祛其妄不爲外感所動則有不治而自愈者若自信不堅而求助於外則是平日守身之

道猶未能自反无闕而姑試藥也試藥之心非妄而何是以至誠之道非徒无計功謀利之心即一吉凶禍福皆所不計然後无二无雜而純乎天德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反爲妄而生疾矣然則所處既當於理豈可因非意之患而改圖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无妄以初九爲卦主取剛陽爲主於內如人得天之正理一私不雜性之者也四五則賴明善以復其初皆反之者也至於上九以剛陽處无妄之極本非有

妄也而下應不中正之陰自恃其而妄而以爲无眚不知即此自恃之心已入於妄矣以此而行必有眚而无利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過於高亢自恃其无妄而所行實匪正必將有眚而无利是窮極而致災也故君子存誠之學貴乎懼以終始不敢以年高德劭有一毫自恃之心亦安有窮之災乎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大畜以陽畜陽也艮者乾道之成以止爲德以一陽止二陰於中而因以止乾其用雖柔而志則剛用柔以節乾之行於內所以畜養其德待時而行則其剛益粹精正固矣小畜畜之者之志異故相持而不解大畜畜之者之道同故相待而終行所畜既大道德充積於中則以不家食爲吉宜在上位而享天祿以濟天下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大畜之用在濟天下之艱難故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體剛健艮體篤實剛健天德也人欲畜其天德非
篤實則不能蓋必篤實而後信有諸己由此畜之不
已則充實而有輝光而其德日新此皆艮止之功也
剛上而尙賢來氏云大畜與无妄相反无妄下卦之
震轉而爲上卦之艮故曰剛上是也陽剛居上而五
以柔中下之爲尙賢之義彖取艮來止乾故曰能止
健蓋健德銳於行則不能大其畜艮以篤實之道止
之所以固其聰明聖智而凝至道此蘊畜所以獨大
而正也國家高位厚祿養賢以及萬民亦畜養之大
者至利涉大川則以其應乎乾也以止爲體以健爲

用何險不濟可見其畜之大而行之遠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山雖地之形質而出雲蒸雨生草木興寶藏皆天氣淪浹其中以成化故天未嘗不在山中豈徒空虛上覆者之爲天哉山之廣大其畜天之氣以榮百昌者厚矣君子學問之事愈多而愈不厭所以畜其天德也夫所畜在天德則所畜大矣世之學者徒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亦烏用學哉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艮止畜乾也初以陽剛健體志在上進者也而

六四在上畜止之初雖剛健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乎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惟上與三皆陽則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矣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初以陽居下无躁競之心不至犯災而進也

九二輿說輹

輹車軸縛也說輹解其軸之縛而不行也此爲本不

欲行而説之與小畜之欲行而輪敗説輻者異九二居中无躁進之心遇六五之止而遂止乃靜退修德之象志務畜德不存乎利害故不言吉凶

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處得中道時未可行安止而不進自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朱子曰日當爲日月之日

三以剛健之才處下之上又與上同德相應可進之時也良馬逐者下二陽久畜欲進之勢處三之後相追逐欲與偕進也畜之久慮其進之猛或忘戒慎而違乎貞正故戒以利艱貞惟當日閑習其車輿與其

防衞相時而動見可而行則利有攸往蓋初與二爲隱居求志之道三則行義達道之時然猶必戒愼以節其躁氣乃有以善成其勇決之行其艱也其貞也卽其利也若第知銳進而已豈能不失其貞而往无不利哉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九之陽與三同志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三上進之志合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施橫木於牛角以禁觸曰牿詩所謂楅衡者也牛之

性牴觸以角童牛始角而卽加以牿使牴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微易制四能止之猶童牛而加牿也夫旣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止之於初所謂禁於未發之謂豫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畜止於微小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豕去其勢曰豶豶則馴而牙不妄噬六五畜二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

以能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程子曰天下之惡不可力志也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源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吉故四爲元吉五獨曰吉而已喜慶皆外至之辭而喜乃中心之所說慶則一時之嘉會爾

上九何天之衢亨

彖傳曰剛上而尚賢則上九是也以陽德而居五之上爲五所尚所以有何天衢之象天衢通顯之地何

音賀與荷同義其辭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王衢者騟其通也何天之衢者言其遇時之通也大畜本以艮止畜乾健爲象上九一陽止於外卦之主也其畜而止也將以爲通行之地也畜極則散止極則行而上九以剛陽爲五所尚與下三陽合志當畜賢之時主張賢路畜極而大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賢者之得志莫盛於斯也觀畜極而通之意則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當大畜之時畜盛德而居上五以柔尚之比衆

賢而聚於王庭以天衢之亨爲己任畜道至此賢路不塞其道盛矣故曰道大行也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以卦畫之象而立名上下二陽上齶下頷之象四陰居中齒象也頤之爲體下頷動以齧上齶止而斷之震動於下艮止於上亦頤象也頤所以食而生人之養賴此爲用故爲養也貞吉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天地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謂觀其所養卽孟子

所謂考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即孟子所謂於己取之而已之意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人之道在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爲大人養其小體則爲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大小之别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自異於此觀

之而養之正不正曉然矣推頤之道言之則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萬民而必曰養賢以及者亦觀其所養耳其所養者在賢則能養其大而仁恩自及於萬民豈待家與之粟人與之衣乎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乎天地惟得所養之正也頤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爲頤之象君子觀於頤以止其動莫急於言語飲食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慎之節之養身之正道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項氏曰卦惟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惟自養之賢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朵頤在上而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羣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初九本靈本貴聖人以其爲動之主居養之初故深戒之以明自養之道鄭氏曰頤之上體皆吉而下體皆凶上體止也下體動也在上而止養人者也在下而動求養於人者也動而求養於人者必

累於口體之養故雖以初之剛陽未免動於欲而觀朵頤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所以足貴者爲其能自立而不屈於欲也若不能不動於欲則亦失其正矣何足貴乎王氏曰夫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羨我朵頤雖體陽剛亦不足貴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二陰柔不能自養雖居中得位而待養於人者也然

若反求於初則爲顚倒故曰顚頤若求於上以得位者而反由頤於无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曰拂經上艮體在外而高故謂之丘非道妄求往必取辱故征凶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本无應與妄往求之能弗取辱召凶乎黄氏曰頤之爻象只是顚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顚求養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顚頤爲句拂經于丘頤爲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是求於上以養己故凶六四顚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顚而吉六五拂經是比於上

然亦賴上九之養人所以居貞而亦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上非其類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于頤矣旣拂於頤雖正亦凶鄭氏曰三應於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於三蓋不中不正居動之極所以求養於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謂拂於頤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示之以自反之理作易之本意也愚按朱子之本義以拂頤爲句貞凶爲句鄭氏

以拂頤貞三字連讀項氏謂頤之卦辭曰頤貞吉三之爻辭曰拂頤貞凶卦中惟此一爻與卦義相反故象傳曰道大悖也說亦近理然三與上應其待養於上正也特以處動之極貪求无厭是以凶耳仍當以貞凶爲句頤以貞爲吉何以貞亦有凶乎曰譬如子弟待養於父兄非不正也然苟貪冈元厭悖乎常理正而凶矣明明合乎求養之正而猶以貪冈致凶此其悖而不可用也甚矣豈尚有所利乎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上有正應可以求養乃貪冈而致凶大悖乎道矣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程子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已不勝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吳氏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故頤之初九六四取二物爲象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息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

求下之道慁按四與初為正應其顛頤於初乃頼其道以養人故吉所以取象於虎吴氏之說得之苟下賢之心不如虎視之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求益之心不為逐逐之繼則有所得而遽自足猶非求賢若渴者也易以陰居上而應下之陽无不吉者見上之禮賢下士以求助道之正也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谷氏曰養逮於下則上施光是養賢及民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雖居尊位而陰柔才弱反頼上九以養於人故

其象爲拂經言反常也然在己不能養人而能虛己下賢賴以爲養亦正道也故居貞而吉然若不用人而自用則才力不足以濟險故戒以不可涉大川而於上九則曰利涉大川明其義在順以從上而不可自用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順於上則可以安其居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人知下頤之動以齧物而效養不知非上頤之止則動者无所施故頤之爲功必由乎上豫九四日由豫

由字意正與此同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頥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必危厲而後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大任苟不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故曰利涉大川第功名之際難居終不可忘惕厲耳

象曰由頥厲吉大有慶也

當大任而能兢畏天下被其德澤大有福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居中又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天下之事自有中正之理豈可過乎然古今固有所謂非常之事者以理衡之亦无非君子之時中特其事大勢重不常見爾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謂陽之過也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剛過始致本末之弱本末旣弱

剛亦不能獨支如棟之材雖大因本末弱而橈也剛過而中以過爲中也在平時論之則謂之過在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弱能達乎時中矣巽而說之下加行字者能以巽說而行是以利有攸往也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者明亨因於往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程子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木則過甚矣君子

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芮氏曰習俗敗壞是非混淆隨之而靡者皆陰弱之人也義理所在見之明行之勇守之固其唯君子乎舉世非之笑之且遺棄之號之爲愚詆之爲矯而君子之道不變蓋陽剛獨勝而陰弱之私不能爲累此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所以繫之大過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當過時以陰柔巽體而處下承上之積陽過於畏

愼者也以柔在下用茅之象白茅柔潔宜於藉物物之可錯諸地者而藉之以茅過於愼也人之過於敬愼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則視天下无可忽之事者亦舉天下无不可爲之事身无過動行无敗謀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位在積剛之下故以柔爲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當大過之時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是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不至過剛者也楊木之弱者

陽過則枯感陰則生稊與荑同根芽也初陰在下二比之故下生根稊猶老夫而得女妻尙可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九三過剛五居剛而比上陰皆非能成大過之功者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而女妻雖過乎常然陰陽相與可成生物之功則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

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
當大過之任乎棟負衆榱木之强者也三過剛居下
之上而下虛如棟之橈將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卦有
四剛爻而九三過剛特盛故以卦之棟橈屬之夫當
天下之重任雖以聖人之才猶必取於人以自輔若
過剛而自用不能和衷以相濟雖常事亦不能成況
大過之事乎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卦體本以中太强而本末弱是以爲橈九三以剛居
剛在六爻中爲獨過故棟愈橈其剛激已甚人皆畏

而遠之故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大過之時陽爻皆以居陰爲美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乎柔而不過剛故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四以剛處柔旣得其宜矣若志復欲應初六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乎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矣吳氏曰三四居卦之中皆有棟象三橈而四隆者三以剛居剛四以剛居柔一也三在下四在上二也三於下卦爲上實下虛四於上卦爲下實上虛三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不橈曲以就下故隆而吉若下繫於陰則有它而橈曲矣夫剛爲天德固不可過而不可不及四以剛居柔調劑適中棟之所以隆也若應初則牽於私欲有它而橈乎下矣何以保其棟隆之吉乎從古有過人之剛者往往牽私欲而失其光大可不戒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雖居中正然剛過而上比過極之陰不如二之比初可下生根稊也僅能上生華秀而已无益於楊之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

爲少矣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夫過極之陰欲得陽以相濟而士夫居然爲所得焉豈陰陽相得之正哉幸而无咎更无譽矣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木枯而華是速其枯老婦士夫是過乎常而爲柔邪所惑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澤居上而滅木其深可知上與三應三居澤下欲往援之此所以過涉而有滅頂之象也夫過者陽也非陰之咎也上以柔說爲主則疑其涉之過然三爲正

應乃所當援故雖以柔濟剛不量其力而致滅頂之凶不得謂之咎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若臧洪之於張超是其類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

曰習坎取於水也君子當險難重疊之際濟險之道可不習乎習之柰何坎之陽實於中爲中有孚信之象又爲身處險而心獨亨通之象不以行險而失其信造次顚沛必於是則其心誠一坦然泰然无入而不自得如是而行何險不濟是卽習坎之道而行可嘉尙者也六十四卦獨於坎指心字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眞如一陽陷於二陰之內所謂道心惟微也惟存誠以屏衆欲之攻則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耳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惟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水有流有止坎者其所止也而洊至於重坎則流也晝夜常流流則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流迂迴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於海茲非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善體此者則果於行而天下諒其誠矣坎雖象險而剛得中身歷乎險而心自得其亨素位而安行知命而不憂其道有可尚者往則出險而有功也又推言險亦有不可廢之理山水城池設險之大端時用謂必因乎險之時善其險之用故贊其大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

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者水之科也故以水洊至爲習坎之象上坎既盈至於下坎此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也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皆非可躐等而驟至也作輟不常則德无實據厭棄不習則教无成功故君子德行貴其有常教事期乎習熟此不舍晝夜之功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坎中之陷處初以陰柔居重坎之下柔弱无拔迷

不知復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據全卦已成之象以言一爻之得失此類是也當習坎已成之世而以陰柔入于幽暗之地將以避險而不知其自陷此愚昧小人之爲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行險而不失其信乃出險之道也昧者不知其周行以求出者適所以自陷如冥行大澤中迷失可由之道而陷益深凶可知矣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九二陷於下卦二陰之間至險之地也然其剛中之

才雖未能出乎險中而自得處險之道求者自求也
外雖有險而心常亨則得之矣猶未能出乎險也故
曰小焉程子曰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
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君子不爲險困者非能遽出乎險之外也但能心安
於險之中而已人在險中思旦夕出於險者求其大
得君子第從其小者而求之所謂有孚心亨者以此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坎坎坎而又坎也下卦之險未離上卦之險

又至來往皆險也與其往入于險不如且於已來之
險暫止而枕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未安之義
能如是雖未離乎險亦不至深入而益陷也若往則
入于坎窞而陷益深爲不可用勿者止之之辭也蓋
三以陰柔不中正又居陽位處重坎之交慮其不安
於止躁進而險陷益深故深戒之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以陰柔處重坎之交來往皆險无可出之望以不深
陷爲幸安得有功乎

六四樽酒簋貳句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爻說多歧異細繹象傳當是患難時君臣相得之象六四居下卦之外雖出一險猶在險中上承九五五亦尙在險中而无正應與四相比如險難時君臣之際尤親也夫居險難之時以樸誠相與不貴文飾享食之禮至文也而一樽之酒貳簋之食則甚質矣酒以養陽食以養陰因剛柔之際故設是象以況君臣和洽之意缶虛受器也牖向明處也當險難之時君臣以樸誠相接君之心虛而能受如用缶也臣之納約因其明機以導如自牖也故終得无咎唐德宗闇而多疑不能容受直言雖以陸宣公之善於納誨

无以牖其明也及困於奉天乃倚爲腹心稍用其言

卒夷大難是其驗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剛柔指四與五剛柔相比而相親際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者深陷之地也盈則不知有坎矣祗抵也適抵於

平則坎之形尙在但平其深陷之險耳九五雖以剛

中居尊位尙爲上陰所揜未出坎中僅能以中道自

平其險而未能盡濟天下之險也然持之有道止足

自守進可圖功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居尊位能以中道盡濟天下之險則大矣適能自安其止雖可无咎其中道未爲光大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之極如人陷于狴犴之中係以徽纆而四寘於叢棘之中也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古者四執寘於思過之地雖上罪也苟悔罪而不敢

妄動不過三歲得出矣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陽麗乎陰如火麗於木以發其陽光張子曰陽陷於陰爲水故水內明附於陰爲火故火外明是也離爲火爲日皆取陽麗乎陰虛明之象物莫不有所麗附麗之道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者也外强而內順牛之善也而又牝焉順之至矣人之順德由養而成如畜牝牛則无剛躁之失而有貞順之吉也吳氏曰坎性就下下不

已則入于坎窞離性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程子曰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麗乎正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亨故曰畜牝牛吉也齊氏曰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

旨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謂日也今日入地明旦復作言兩作者以卦體言爾食則日新又新相續不絕也大人體此以繼續其明照臨四方繼明者无時不明也照于四方者无處不照也惟其无時不明所以无處不照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也芮氏曰明相繼則照无窮使畧有間斷

則幾微幽隱之地或有不及照者矣明於此暗於彼

明於前暗於後欲以整齊庶類光被四表豈不難哉

故書言聰明作元后詩言明明天子君道雖不盡於

明然明其先務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馮氏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也履錯然動之始也於

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幾微每萌於初動之時

故戒其初愚按處萬物相見之初錯然之始能敬則

動與物交皆天理也不能敬則役於物而生咎矣日

出而作故發此象初以剛而有爲之才爲二所任若

矜才而急於自見咎道也乃居下比陰有敬慎不敢
輕試之心所以无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雜之時稍有躁動之意易致咎也惟敬則心有
主宰酬應不亂庶可遠於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中正惟六
二得之蓋離之主爻也黃爲中色日色之至美者也
故言元吉九三爲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卦
辭所謂利貞亨而畜牝牛吉者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文明而用中故盡一卦之美而元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梁氏曰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將夕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无凶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固不暇於歌矣而亦何至於嗟乎芮氏曰日昃之離正如人之背壯盛而就衰老追惜往日逆慮將來違

者委命則曰爲樂當及時慁者貪生不遑戚戚窮年而已衆人芸芸醉生夢死只是世緣放舍不下涙作悲喜至於性命之事終身无一刻提撕昔衛武公有言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雖欲鼓缶而歌亦有所不暇矣記又云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雖大耋可嗟必不動念矣不字則字兩相照應言不如此則如彼孜孜汲汲沒世虛過一生何凶如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芮氏曰日昃之明非復日中之明矣思之惕然令人

有大禹惜寸陰之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如火之驟烈故其象如此夫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也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居重離之際以剛乘剛燥暴之害有如是者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如火益烈不可嚮邇人之用明如此安所容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程子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

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王氏曰後明繼作以柔道居尊高宗宅憂而三年不言成王即政而嬛嬛在疚盡仁孝以慕先王知艱難而戒臣工商周之所以復明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氏曰離謂麗乎其位也仰承先烈而欲嗣其耿光非憂危以處之不勝其任矣此專爲嗣君而言然君子守先待後亦可以此通之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故王者宜用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匪其所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愚按火性炎上以陽剛處離之上極其明者也明過則慮其剛暴猶幸際六五之柔不至逞暴然亦惟利用征伐耳夫兵猶火也苟不知戢所謂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其傷殘不可問矣性

明以別之覈其渠而不虐其眾斯其功爲可嘉而不失剛明之德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言非以窮兵黷武以天下未定不容不正也